

世界哲學家叢書

山崎闇齋

岡田武彥著

傅偉勳 / 韋政通 主編

東大圖書公司 印行



世界哲學家叢書

山崎闇齋

岡田武彥著

東大圖書公司發行

◎ 山崎闇齋

作者 岡田武彥

發行人 劉仲文

出版者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月

編號 E18002

基本定價 叁元肆角肆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一九七號



《世界哲學家叢書》總序

本叢書的出版計劃原先出於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多年來的構想，曾先向政通提出，並希望我們兩人共同負責主編工作。一九八四年二月底，偉勳應邀訪問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三月中旬順道來臺，即與政通拜訪劉先生，在三民書局二樓辦公室商談有關叢書出版的初步計劃。我們十分贊同劉先生的構想，認為此套叢書（預計百冊以上）如能順利完成，當是學術文化出版事業的一大創舉與突破，也就當場答應劉先生的誠懇邀請，共同擔任叢書主編。兩人私下也為叢書的計劃討論多次，擬定了「撰稿細則」，以求各書可循的統一規格，尤其在內容上特別要求各書必須包括（1）原哲學思想家的生平；（2）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3）思想傳承與改造；（4）思想特徵及其獨創性；（5）歷史地位；（6）對後世的影響（包括歷代對他的評價），以及（7）思想的現代意義。

作為叢書主編，我們都了解到，以目前極有限的財源、人力與時間，要去完成多達三、四百冊的大規模而齊全的叢書，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光就人力一點來說，少數教授學者由於個人的某些困難（如筆債太多之類），不克參加；因此我們曾對較有餘力的簽約作者，暗示過繼續邀請他們多撰一兩本書的可能性。遺憾

2 山崎闇齋

的是，此刻在政治上整個中國仍然處於「一分為二」的艱苦狀態，加上馬列教條的種種限制，我們不可能邀請大陸學者參與撰寫工作。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獲得八十位以上海內外的學者精英全力支持，包括臺灣、香港、新加坡、澳洲、美國、西德與加拿大七個地區；難得的是，更包括了日本與大韓民國好多位名流學者加入叢書作者的陣容，增加不少叢書的國際光彩。韓國的國際退溪學會也在定期月刊「退溪學界消息」鄭重推薦叢書兩次，我們藉此機會表示謝意。

原則上，本叢書應該包括古今中外所有著名的哲學思想家，但是除了財源問題之外也有人才不足的實際困難。就西方哲學來說，一大半作者的專長與興趣都集中在現代哲學部門，反映着我們在近代哲學的專門人才不太充足。再就東方哲學而言，印度哲學部門很難找到適當的專家與作者；至於貫穿整個亞洲思想文化的佛教部門，在中、韓兩國的佛教思想家方面雖有十位左右的作者參加，日本佛教與印度佛教方面却仍近乎空白。人才與作者最多的是在儒家思想家這個部門，包括中、韓、日三國的儒學發展在內，最能令人滿意。總之，我們尋找叢書作者所遭遇到的這些困難，對於我們有一學術研究的重要啓示（或不如說是警號）：我們在印度思想、日本佛教以及西方哲學方面至今仍無高度的研究成果，我們必須早日設法彌補這些方面的人才缺失，以便提高我們的學術水平。相比之下，鄰邦日本一百多年來已造就了東西方哲學幾乎每一部門的專家學者，足資借鏡，有待我們迎頭趕上。

以儒、道、佛三家為主的中國哲學，可以說是傳統中國思想與文化的本有根基，有待我們經過一番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

展，重新提高它在世界哲學應有的地位。為了解決此一時代課題，我們實有必要重新比較中國哲學與（包括西方與日、韓、印等東方國家在內的）外國哲學的優劣長短，從中設法開闢一條合乎未來中國所需求的哲學理路。我們衷心盼望，本叢書將有助於讀者對此時代課題的深切關注與反思，且有助於中外哲學之間更進一步的交流與會通。

最後，我們應該強調，中國目前雖仍處於「一分為二」的政治局面，但是海峽兩岸的每一知識份子都應具有「文化中國」的共識共認，為了祖國傳統思想與文化的繼往開來承擔一份責任，這也是我們主編《世界哲學家叢書》的一大旨趣。

傅偉勳 韋政通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

自序

要把握閻齋學的全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在儒學方面，閻齋繼承了朱子學而致力於把握朱子學的神髓，在神道方面，他又集古往今來神道之大成，發展了理學神道，開闢了獨自的分野，也就是說，閻齋在神儒兩方面都留下了偉大的業績。此外，他博學多識，並以日常人倫的實踐及切實的體認為根本，他自己則採取所謂「述而不作」的態度，不積極地表明自我的見解而以傳述古聖先賢之言為重點，所以，我們如果不間接地憑藉著閻齋的門人對閻齋學的深究及論述，我們就很難把握其精微神髓。閻齋學的信奉者很多，可是，要同時研究神儒兩方面是很困難的，本書也把重點放在儒學上，這是不得已的事。我個人認為閻齋學在日本人的思想形成上會發生很大的作用，本書在解說方面雖嫌粗枝大葉，但是，如果讀者能在這方面加以活用的話，則是我之幸也。

本書的出版是傅偉勳、辛政通兩教授大力促成的，另外還得到日本西南學院大學王孝廉教授及夫人張桐生女士很大的幫助，在此一併表示我由衷的感謝。

岡田武彥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

山崎闇齋 目次

《世界哲學家叢書》總序

自序

一、略傳	1
二、保科正之與闇齋	17
三、對朱子學的宣揚	21
四、繼承朱子學的態度	31
五、尊重人倫與排斥異端	35
六、太極論與理氣論	45
七、仁說	49
八、敬義說	53
九、靜坐說	71
一〇、對神道的接近	83
一一、名分論(一)	91
一二、名分論(二)	103

2 山 崎 闇 齋

一三、名分論(三)	117
一四、對朱子智藏說的宣揚	125
一五、實學	137
一六、李退溪與闇齋	139
一七、垂加神道	145
略年譜	153
著述目錄	157
附卷末資料	161
人名索引	177

一、略 傳

在德川幕府文教政策的確立以及發展上有過貢獻的林家，從第一代的羅山，經過第二代的鷲峰，到第三代的鳳岡，一直都是以一世宗師之尊君臨天下的，可是，在享保十七年（1732）鳳岡去世後就一蹶不振了。天和、貞享年間（1681-1687），中江藤樹的江西派，伊藤仁齋的堀河派，山崎闇齋的崎門派各以京都為中心互較長短。元祿、寶永年間（1688-1710），羅山之師藤原惺窩的再傳門人木下順庵於江戶弘揚朱子學，門下大儒輩出，與林門分庭抗禮。地方上也出現了中村惕齋、谷時中、野中兼山、安東省庵、貝原益軒、山鹿素行等大儒，林門的影響力愈來愈淡薄。

闇齋不愧是一代傑儒，其風骨正似北宋之大慧宗杲，他的門派裏面多胸懷大志的俊傑，具有睥睨其他諸派的氣勢，可說具有風靡德川一代之勢。這也是闇齋學的風氣所帶來的結果吧！不過闇齋學派並不是沒有流弊的，在《斯文源流》（《闇齋遺事》）裏面，對闇齋及這一派的人有下面的批評。

闇齋自負過大，少謙恭之意，是其弊。至今日猶為其徒之通弊，上累及朱子。此為天下之公論，不可掩者也。

2 山 崎 閻 齋

這一派的門人正如上文所說，自負過剩，而且，閉門書寫師說，不讓他派的人閱讀，不能不說具有固守門戶之見的傾向。

閻齋名嘉，初名柯，字敬義，閻齋是其號，後又號垂加。幼名長吉，通稱清兵衛，後改爲嘉右衛門（加右衛門）。曾祖父叫淨榮，播州人，沒於播州的三木，生卒年月日不明。祖父叫淨泉，弘治三年（1557）生於播州宋栗郡山崎村，寬永元年（1624）歿於京都，葬在京都的知恩寺，享年六十八。二十四歲的時候出仕木下肥後守家定，家定後剃髮號茂叔淨英二位法印，淨泉因法印之命又取名左衛門。妻多治比氏，生於攝州西生郡中島村，生有三男，長男長吉，就是閻齋的父親。長吉幼名鶴千代，天正十五年（1581）五月四日生於泉州岸和田，延寶二年（1675）十月二十一日去世，葬於京都的黑谷山，享年八十八。當時，閻齋已五十七歲。長吉十一歲時仕法院，後繼續仕其嗣子利房，當時號稱三右衛門，後又稱清右衛門，辭官後遷居京都，改名淨因，以針醫爲業，生活清貧，妻是江州的安比路氏，生有子女四人，男女各二，閻齋是其末子。

閻齋（1618-82）於元和四年十二月九日生於京都，幼時字長吉，閻齋在自著的《家譜》中說，母親於夢中參詣比叡坂本的神社而懷孕。閻齋自幼敏慧穎發，八歲時已能暗誦《四書》及《法華八部》，人皆驚愕。父親是一個正直謙遜的人，母親非常嚴格，對兒女雖然垂以慈愛，但如遇兒女耽於遊憩或放縱飲食則必嚴以呵責，她曾訓誡兒女說：「餓鷹不啄穗，士大夫之子不可不高尚其志」。閻齋少年時非常頑皮，常在堀河橋上以長竿叩行人足使其墜落橋下，近邊住民抱怨連連，父親因以爲憂而送閻齋到比叡山延曆寺去當小僧。在寺中，閻齋常置書本於袖中，一有時

間就讀書，在待客送茶時遇有空閒也會把書本從袖中拿出來看。十三歲時，暗中閱讀天臺之秘書，大致通曉大意。一夜，於佛堂閱經，哄然大笑，師家驚問其由，對曰：「釋迦之說法盡妄言也」。下面是他十五歲時發生的事，據說他有一次下痢，蹲在廁所裏面，却仍然在朗誦書物。

閻齋自幼恃才傲物，惹人嫉妒，有人對他說，作詩須從師教，而示以平仄之準則，他回答說，吾以李、杜、蘇、黃為師也，自此更加遭人忌恨。下面是閻齋十三歲時發生的事，當時，土佐公子山內湘南（康豐）住在妙心寺，一日遊比叡山，見閻齋神采秀逸，於是把他帶回妙心寺，碰巧土佐藩儒野中兼山為了會見寺主也來到妙心寺，一見閻齋，驚異其才，於是勸其閱讀儒書。

閻齋於寬永九年（1632）入妙心寺剃髮為僧，號稱絕藏主，但他仍然不改他平素無賴的舉動，一日，與同輩辯論，心中不服，晚上竟潛入這個同輩的寢室，點火燒他的紙帳子。寺主見他舉止狂妄，準備把他放逐出去，他聽到了以後却說：「如將我放逐，則放火把這個寺燒成灰燼」，寺中大懼。閻齋記憶力拔羣，一日，向寺主借來貴重的《中峰廣錄》，當時寺主勸誡他說，如果一味涉獵羣書而不解其中意思的話，則終必徒勞無益。可是，一個月以後，當閻齋送還這本書的時候，寺主試著問他首卷暗記了多少，他竟把整卷一字不差地全部背下來，而且還解釋了難解的地方，第二卷也是同樣的情形，寺主驚嘆不已，自此敬服。據說他讀《五燈會元》的時候也是三天就全部讀完了。下面大概是閻齋在京都教授門人時所發生的事情，根據《山崎先生遺事》的記載，有一次，當一個門人手拿毛巾服侍閻齋入浴的時候，偶而談到了梅花，閻齋竟順口吟誦了古人的梅花詩約五十四首。

4 山 崎 闇 齋

寬永十三年（1636）十九歲的時候，闇齋寓居於土佐的吸江寺，據說是爲了準備當寺主的後嗣。在那裏，闇齋與朱子學者野中兼山及小倉三省等人成了親交。首先把朱子學帶到土佐的是禪僧南村梅軒，他與鎌倉五山的僧人一樣，主張儒佛一致，認爲兩者之間沒有區別，所謂南學（即南海的朱子學）就是始於梅軒的。到了他的再傳門人谷時中的時候，南學已經有了鞏固的基礎，其門下出了小倉三省、野中兼山等俊傑之士。闇齋接觸了時中、三省、兼山等人而開始閱讀朱子的書，漸覺佛教之非，於是從佛教轉向了儒教。其中尤以兼山的影響爲大。根據《若林語錄》（《山崎闇齋先生傳》所收）的記載，兼山見闇齋非凡人，而將朱子的《語類》《文集》等拿給他看。當時，朱子的書非常少，而兼山手中有許多朝鮮本，川口子深認爲闇齋之去佛歸儒就是由於兼山的力量，他說：

以卓犖傑出之才講明朱子之書，破先輩之陋識，立紅幟於天下。詩、易、論孟、學庸、近思錄、小學類始得撥開雲霧而見青天，其功可謂偉也。（《山崎闇齋先生傳》中所引《斯文源流》）

根據山田思叔的敘述，闇齋雖然讀了朱子書而覺悟佛教之非，但仍繼續持戒，直到聽了谷時中爲兼山講義《中庸》之首章才斷然破戒歸儒（《山崎先生年譜》）。闇齋爲什麼會奮然捨佛而歸儒呢？這是因爲他有一天突然覺悟到佛於綱常倫理之外另立教訓說道是違背常理之事，天下之罪無大於此者。當時是寬永十九年，闇齋二十五歲。土佐侯見闇齋捨佛歸儒而不悅，說他破壞

戒律擾亂寺法而要將他放逐，愛惜閻齋之才的兼山爲他說情而向土佐侯說：「閻齋之志正大，其學乃純粹真儒，實不宜放逐也」（同〈閻齋行實〉），可是沒有爲土佐侯接受，閻齋不得已回了京都，兼山可憐他沒有寄身之處，還買了房子給他，送他粟百石，並且使門弟六、七人從學於他。這些事情雖然真偽不明，可是，後來閻齋於京都開講以後，兼山的門人數人離開了閻齋，兼山因此憤然與閻齋絕交，閻齋寫了許多陳謝的書簡，可是沒有收到一封回信。識者頗爲此事感到遺憾，認爲兼山對閻齋的知友之情畢竟未能有始有終（〈行實〉）。若林強齋對當時的情形有下面的記述。

此伯者（兼山）兼俱器量學力，又曾拔擢先生，惟性格乖僻，漸煩與先生為學友，遂遣家中人來與先生義絕，先生端坐冥目不發一語，待彼方言盡時，先生曰，無他耶！彼曰，無也，先生曰，善！先生之言止與平日無異也（《山崎閻齋先生傳》中所引《若林子語錄》）。

閻齋成了儒學家以後取名清兵衛，正保三年（1646）二十九歲的時候又改稱嘉右衛門，號閻齋，字敬義。那個時候，閻齋專注於程朱之學，而以居敬窮理為進德之根本，朱子自號晦庵，閻齋的號與此有關也說不定。敬是程朱學所提倡的存養的要道，義是人倫之中最受閻齋重視的地方，這就是他以敬義為字的原因吧！朱子最初傾心於禪，後歸於儒，終至排斥佛教，當時傾向於禪的世風也因此轉向了儒。閻齋也鑑於時勢而痛感排斥佛教之需要，於正保四年著《闢異》痛斥佛教之非。閻齋認為，所謂道就

是綱常，也就是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和五常（仁義禮智信）。然而，佛教却捨此而不顧，所以佛教之非不辯自明。可是，後世不明綱常之不可廢，世之所謂儒者，只在記誦詞章上下工夫，而不明其中道理，於是人倫不明，以致於受惑於佛教。

以儒者自任的闇齋於慶安三年（1650）秋九月，開始設祠堂，造祖先之神位，並且尊從《文公家禮》，也就是朱子所著的家禮予以祭祀。這年冬天十二月，為朱子的以人倫為教育重心的〈白鹿洞書院揭示〉作集註。第二年三十四歲的時候，為了宣揚宋學開山祖周濂溪之學而著手編纂《周子書》，冬十一月，為朱子敘述居敬存養主旨的《敬齋箴》作了集註，並寫了附錄。闇齋曾經說過：「余不過四十而感有所得者，此朱子之力也」。第二年作《家譜》，又過了一年，也就是承應二年（1653）娶鴨脚氏，時闇齋三十六歲。據說他曾有一妾，但始終無子。

明曆元年（1655）三十八歲的春天，闇齋開講於京都，當時，四方來學的人很多。經書的講義從《小學》開始，接下來講《近思錄》、《周易本義》、《程氏易傳》，第二年冬天十二月全部講完。闇齋在講解經書的時候，常以杖擊講席，聲大如鐘，面色嚴肅，聽講者皆凜然不敢仰視。在解釋文義時，必先提出要領，再深入浅出地詳說細處。所以，他講義時的樣子使人感覺有些像宋的程明道，比方說，明道在講義《詩經》的時候，不像他的弟弟伊川一樣詳細分析文義，而是吟哦上下使人領悟詩情。闇齋也有類似的情形，比方說，他講《論語》講到巧言令色章的時候，不對文義加以解釋，而只嗟嘆道：「誠然也，誠然也」（引《山崎闇齋先生傳》〈墨水一滴〉）。若林強齋曾說：

先生之講書因值草創時期，誠難謂有盡奧蘊，僅只披露大端而已也（《若林子語錄》）。

可見，闇齋的講義是採取一種提綱挈領的方式，到了他的弟子的時候，就變得精微了，尤其是三傑之一的淺見綱齋，很是繼承了闇齋的血脈，更開啓了其中的秘奧。所以，若林強齋接下來又說，

先生之奧旨藉綱齋而得以開啓，這件事是先生從前的弟子高田味白所說的，綱齋領悟先生之精微秘奧，發揮其大端，先生也說義理之精微在重次郎（綱齋）也。先生批簽綱齋之問仁義時，見綱齋熟讀朱子之字注，從中提出問題，甚褒美也。又于佐藤氏（佐藤直方）之仁說，謂，雖不差，然與事物離反，於深思熟慮選擇見取上，因合於理路，故並無牽強之處，然最終之領悟把握與綱齋相去甚遠也。如此之故，門人之中亦有嫉者，然心中仍以綱齋繼承先生之血脈而敬服也。

又，闇齋在師道上絕對嚴格的，對門人細小的過失也不假辭色，在這件事上，有下面這段逸話：

一日，鶉飼金平服侍闇齋坐於講席，講義開始時，金平坐於衆人席，以剪刀磨指甲，闇齋睨視之，謂：「於講席磨爪，何事也」，金平慄然，衆人亦失顏色（《山崎闇齋先生傳》中所引《先達遺事》）。

根據三宅尚齋所說，聽講的人必須在巳刻以前到闇齋家集合，遲到者不得進門，尤其嚴禁僧侶入內。講義時，聲音宏大，傳於周圍，路人亦不覺爲之留步而於門外竊聽。（同《尚齋語錄》、《先達遺事》）。

佐藤直方說，當年師事闇齋的時候，要進入闇齋家中時，心緒惴惴如入牢獄，退出家外時不覺太息，恰如脫離虎口之心情（《先達遺事》）。淺見綱齋臥病吐血，久不痊癒，闇齋仍不斷促其勉學，榎元真以綱齋病狀告闇齋，婉約地爲綱齋請假休息，闇齋不許，綱齋亦抱病就學如常，不久痊癒，闇齋喚元真，謂：「安正（綱齋）本不死之人也，汝何故欲陷年少者於軟弱耶」，元真退而嘆曰：「先生其刻薄哉」（同）。

佐藤直方從學於闇齋的時候，一日對綱齋說：「我等每日蒙先生怒罵，精疲力盡，如此終至於死也」，綱齋回答說：「自己也有同感，然今日海內，除此人則無可仰之師也。」二人終究同堅苦而師事闇齋也（同）。

闇齋生來急性子，尤其不悅門人之遲鈍，每予以責罵，只有在直方和綱齋與他談論玄理時才面露笑容（同）。

檜崎正員在闇齋門下擔任炊事，一日，於正屋束薪，闇齋命其速來跟前，正員應訊再拜曰：「今日天氣甚佳」，闇齋斥曰：「余未問天氣之事，何不卽刻質問疑難耶」（同）。

一次，書生提出訓詁的問題，闇齋只回說：「可查辭書也。」（同）。

門人中有明瞭闇齋說之奧蘊者，闇齋曾予以稱贊。一日，闇齋臥病於蚊帳中，備後福山家臣下永田（長田）養菴來訪，話及仁說，養菴予以詳細分析敘述，闇齋蹶然而起，急令侍者撤去蚊